

瓊臺類稿 卷之五十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涿

雜著

兩宜

初學之士一舉而成名人曰幸也宿學之士累舉而不第人曰屈也予兩宜之今夫初學之士習句讀解章句學為文章拘拘翦翦惟矩矱是程宜其下矣今乘其銳氣一鼓而得之何易邪老學之士學博而見廣涉歷既深文氣老成宜其上矣乃以

奔敗之餘累戰而輒北何難邪一以易也事事皆
易矣一以難也事事皆難矣易順境也順其心故
慮不長憂不深慮不長憂不深則講學功疎求道
心急矣難逆境也逆其心故慮也長憂也深慮也
長憂也深則講學功至求道心切矣方其在學校
也人語之以聖賢之學考究之功則曰我方習舉
子業未暇也及其登名薦書若可以學矣則又曰
我將服官政不暇也未第則學廢於文藝既第則
學廢於官政是則人之一身自幼而壯而老無一
日可學也則亦名隨身滅而已矣艱於進者異於

是蓋於其程度之文習之有素講之既熟故得以
兼通於他經用力於百家諸子之書古今制度之
詳世代興衰之迹前言往行之是非異同下及天
文地志兵略技術藝文之博莫不得以曲暢旁通
焉一旦用於世也特舉諸此耳由是觀之則所得
者果孰多哉蓋嘗論之唐以詩賦取士文章求才
卒之名一代垂萬世者乃終身不第之杜府三至
禮部之韓愈馬則夫三百年間取黃妃曰東塗西
抹者今世知其為誰哉由是觀之幸者非幸也乃
所以為不幸也屈者非屈也乃所以為伸也幸而

不幸焉屈而有伸焉豈不兩宜哉友人再至禮部而不得名者予恐其怠而畫也作兩宜以遺之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軟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可以墜痰菊泉可以延壽遼之侵澗能使人多髮晉斲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僚焉豈

不為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窓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于茲矣未有為表白者幸子之來為我一洗之而予之所見無異庸眾人予將付望焉請為言之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于茲土之多孰若居民子民之飲茲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前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以數計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摠其歲之凡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憇焉

或不憇焉其憇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即動其心邪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邪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筭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橐駝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邪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寃我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

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若居者之多且父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水浙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頰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口無焉者也彼之用父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軟吾者即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冥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冽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

子以文翰稱母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為吏所獲將寘于理則方自解曰非某敢為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為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為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贓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甘受

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耻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躡梅關泛湏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為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為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明年三月望日書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真可畏哉飲于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天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為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為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戾而未能締交子最久且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

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於曲直之也不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媸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

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面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正焉斯照側焉吾弗知也來焉斯照去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為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躰之之全躰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躰固無以應物矣有其躰矣

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更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頽乎其前而不之見矣况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教乎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阼危之也所以懸之者無堅韌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子曰不亦小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要乎此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加而不可不一也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古之具冠服者必有劍佩蓋佩者陪也言其為陪
貳也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然佩之為制則
有珠有玉有刀礪有鶻銜之屬不止一物也是則
劍者亦佩之一歟考工記桃氏為劍身長五其莖
長重九鏘謂之上制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
七鏘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鏘
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此士服劍之制也詩毛氏註
天子玉琫而珖珖諸侯盪琫而璆璆大夫鏐琫而
璆璆士琫琫而珖珖則雖天子諸侯大夫皆帶之

不但士也賈子書謂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下
至於庶人有事則帶劍無事不得帶劍則庶人亦
有時帶矣越王帶步光之劍以見孔子見之越絕
書子路見孔子拔劍而舞見之家語沛公為泗上
亭長拔劍斲蛇見之史記雋不疑謁暴勝之不肯
解劍見之漢書佩劍之明驗也漢舊儀乘輿帶七
尺斬蛇劍上公九命則劍履二殿諸臣帶劍至殿
階解晉書又謂漢制自八卜至百官無不佩劍
晉世代之以木張衡東京賦亦云紆黃組帶干將
由是觀之漢世夫古未遠其佩服者必有所傳襲

非徒然也然考之詩瞻彼洛矣及公所言皆刀非
劍而宋志亦謂漢制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刀者豈
刀與劍同為利器也首可迭佩歟佩其一則可略
其一歟而春秋繁露云劍在左刀在右鼓在前冠
在首四考人之盛飾也則又若兼佩矣然歷觀古
今圖畫未有兩佩者宣董氏所謂刀者乃內則所
謂刀礪之刀歟然刀礪之刀小大不倫且佩在左
則又不當言在右也又觀晉呂虔解佩刀與王祥
祥以授其弟覽唐太宗宴群臣嘉魏徵納忠解佩
刀賜之而唐人早朝詩又往往用劍佩以是則知

刀劍為佩晉已然也伏觀

聖上賜內閣 宣聖燕居畫像四子者侍立有一

物出在袖上衆疑其為物愚竊以謂此所佩劍之
首也嘗讀曲禮負劍辟咎註謂長者以手挾童子
於脇下如帶劍然蓋以帶劍挾於脇下故也惟拱
立時其首出於袖上此其為劍首可知矣蓋古
人為刀劍首或以木標之或以玉琢之作井轆轤
者有之或作山形如蓮花未開者有之其制作形
像蓋不一也或者乃謂孔子宗文教者也劍武備
也詩集傳亦謂容刀用之戎事孔子燕居諸子侍

立又何用劔為哉吁是不然夫瞻彼洛矣之詩固可謂之戎事矣而漢鍾離意治孔子廟為之護几杖劔履則孔子有劔明矣子路見孔子而舞劔則門人帶劔明矣今斯圖孔子像獨不劔者意以古人席地而坐帶劔則為有妨故脫之歟否則畫史偶不之及也偶有所見未知是否姑綴拾所聞作佩劔考以質正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焉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即今之隸古之隸即今之所謂楷也世俗傳

篆偽往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秦頡始

三代以前罕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為

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

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為八分其法在篆隸

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字所紀

皆謂楷為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

刻皆目為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鍾王遂以明八分

為隸相承至今世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

多矣間為士大夫言之或為所嗤因考秦漢以來

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漢崔瑗草書體曰

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惟作佐隸舊字是剛草書之法蓋尤簡略成公緩隸體曰蟲篆既繁草書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庾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強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善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真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為楷書而八分為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

心占學者也今年以薦來台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正夫曰曩某道吁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予喜其真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天順二年

盤針考

盤針之說昉於周公然特用以指示南方而已後世堪輿家始以十二支配八千四維而為二十四向後又細分之以為七十二龍百十二分金子嘗觀而疑焉昔大撓作甲子以為六十文王演義易

重八卦而為六十四京房廣納甲加十二支而為
渾天六位是皆自然之理一定之位可相有而不
可相無者也後世以十二支為地盤二十有四位
為天盤不知始於何時作於何人予於青烏之學
未之講焉故不能深知其故然以意觀之二十四
向之於八卦也有乾坤艮巽而無震兌坎離其於
十干也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而無戊己借曰戊
己土位己寓於辰戌丑未之中然既有甲乙木矣
而又有寅卯壬癸水矣而又有亥子何耶借曰子
下卯酉既舉則坎離震兌在其中矣而乾坤艮巽

又何不止用寅申巳亥乎是皆不可曉者然此行
於世也久矣其是非去取固無庸論特因其用者
而論之世之術者一以子午正針為是一以壬子
丙午中針為昇主正針者則曰周易八卦以定八
方離坎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後世八
方析為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
子午實居其中主中針者則曰狐首古書謂自子
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
地之中或者又曰天地無截然相舍之理當以不
齊齊之測天自用正針測地自用中針其說各執

已見似皆有理予未及遠引且就其術所謂分金者較之用中針則差過西南者兩位有半用正針則差過東南者兩位有半參錯不齊如此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然此猶有可諉者若限以四維用正針則東南至巽三位也西南至坤亦如之用中針則東南至巽二位爾西南至坤乃至四位焉若配以八卦用正針則坎配子而壬癸輔之離配火而丙丁輔之其六卦亦然用中針則壬子配坎丙午配離甲卯庚酉配震兌而辰戌丑未則旁配於巽乾艮坤之側何乃乙丁辛癸寅申巳亥八位

獨無所配乎噫造化之理陰陽之數方隅之位有奇必有偶有主必有賓有對必有待有始必有終若中針則參錯不齊奇孤不對遠近多少皆不齊矣以此而辨方定位而謂其吉凶禍福皆有驗豈不悖哉周禮馮相氏掌十二辰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仰觀天文者尚專用地支以分星野俯察地理者乃欲兼干而用之哉予不知其何所據矣易之作始於伏羲更文王周公孔子四聖人之手顧獨不可信區區狐首經出於近世真偽莫辨乃欲的然執以為據其術蓋亦左矣予素不習地理家之

說會奔大夫喪海外無攻其術者讀禮之暇頗以家有之書觀之心已疑其二十四向方位去取之無據矣及覲術者定針取向有所謂兼向者心愈疑之夫謂之兼者此加彼也而術士之用兼向如加一草於午位之左偏則曰丙加午幾分以予觀之則是真在午矣豈得謂之丙所加哉又疑其所謂七十二分金者每位分而為三亦無所本偶觀陰陽家所擇者亦分十二時以為二十四晝夜百刻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二分分為二十四時則時得四刻矣竊以已意創為一盤分為三路上一

路刻十二支中一路分為刻數下一路分二十四位如子位分刻初一初二刻屬壬初三四正一二屬本宮正三正四屬癸丑位八刻初一二屬癸初三至正二屬本宮正三與四則屬艮其餘皆然用是以為分數用是以為加位庶幾有所據矣抑常論之五行之氣行於天而質具於地行於天者有不齊之運具於地者有一定之位易不云乎天地定位位一定則有不可移焉者矣今陰陽家說既以二十四向辨方亦以二十四時擇吉予故因時刻以定方位之分數蓋時之有初刻者氣之始至

也初為前半辰之陽正為後半辰之陰初則如月
之有節正則如月之有中干之附支者得其前辰
正三與四得其後辰初一與二而本宮之辰則得
其初之三四正之一二不附麗於前後而居陰陽
之中是皆天地自然之數不假安排牽綴者也載
諸陰陽家者班班可考虵曰胡汝嘉謂子初四刻
有奇為壬正四刻有奇為子午初四刻為丙正四
刻為午壬與丙全屬初天之干也子與午全屬正
地之支也而子之說與之不同何哉子之說非予
之說也乃曆書推測時刻之成說也胡之說何所
本乎謹具其圖如左使後之觀者考焉予學儒者
也於地理家學未之講非故籍此以爭能術術也
特筆所見以示夫人云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一終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濬嘗三復斯言而繼之以流涕焉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死不識城邑者雖貧下戶亦有所蓋藏是時之為守者率多循良凱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義興徐公皆以寬仁之德泣

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于茲者輒遠視其地而愚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薄矣嗚呼安得為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其人焉王公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官僚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已彼以誅求為事者吾知天必不輕恕之矣時用出其祖畫像見示濬童稚時曾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廡下今餘四十年矣猶能彷彿其

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用交好并觀畫像不
愴然故追而為之贊曰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慮遠如邇公何能茲德備諸已溫溫其恭外見者尔中之攸藏不可涯涘公形雖化心則不死所不死故在人口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已我拜公像悲極而喜喟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

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
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為乃急流而勇
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徇時之好必行
已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
也歟

彭學士畫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
彥昔有雲龍斯文在茲傳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
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大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
之所噓如冰斯融功名在回有文章餘事並而畏之

孰覩其際

許道十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
億像何止四莫測其真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
入顏於斯之時朝衣梁冠有爭泰壇邦禮是執於
斯之時玄端素鞞或具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巾
紬金匱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不肆不拘各有其
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悃悃悃悃
希聲默默至道魯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厲邪真邪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瑚璉之質而未漓其淳也迨其壯也芒乎出冶之金礪豪曹巨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闕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蓋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盡吾立之先生之為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惰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露歛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亦非侑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忤不求何用不減者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為越產歟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歟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官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為詩而

寒志剛而勁行介而端屹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沛
乎若河而不波以湍之人也宜致身於鳳閣蓋遶
羽於鸞班吾知其鵠起有口而不終老於校官也
決矣

曾處士畫像贊

斯人何人貌古氣純謂之乎離人而獨立則又似
和光而同塵但微示其善者之機已莫測其本然
之真仙耶人耶匪毫匪依有道之士無懷之已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

道鑒其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後知其
形之克肖是蓋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闡聖
賢之門墻而期臻其奧者也

馮孔目贊

氣充其容服稱其躬察其似可得其真覩其外即
了其中行諸已者不外而野接於物者能和以同
是宜措躬乎縉紳之選選屬乎館閣之崇尾儒仙
以回翔乎禁苑之宮窪何峻陔之伊邇乃六數
之告終噫

封編脩尹公進菴像贊

德容之温温詞氣之恂恂性之成也存存善之積也勤勤仁內孚於親親義外浹於人人廣前之基兮原隍昉昉啓後之學兮文質彬彬是韜龍章之焯焯致天語之諄諄未也若夫爵位之加頻頻子姓之多振振川福至兮泫泫山壽高兮嶙嶙之時也尚當大書特書而為之云云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炯乎吾兄之瞳也坦乎吾兄之曾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

其愛弟也友其處已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之畫工也耶

姚尚書畫像贊

此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敏姚公之遺像也有如是凝遠之風度有如是尊嚴之氣象有如是開闊之心曾有如是卓偉之聞望彼哉何人尚佔佔然以動其塚多見其不知量也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君子歟為因歎八之所不識

王益夫少翁小像

既習容觀玉聲心出凡爾亦啓暫此焉息冠冕玉

佩儼在 帝前深憂遠思溢乎面顏右待德符于
容心聲于口前革典刑志為尚尚有髮絲而雪面梨
以霜燕丘華表魯邱靈光石燕

泰和王公子贊

於戲此抑菴尚書之子瓊州太守之孫盛德偉功
望前猷其未遠清風高致藹芳澤而猶存蓬生麻
不扶自直龍在淵雖執出而神鎔金之渾璞玉之温
犧尊乃三代之器鳳毛備五色之文無忝所生允
為克家之子若見於用必為象賢之臣噫大雅君
子卓爾不群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鑒而幾風勁而力淬礪百
鍊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翁翁以求苟同不煦煦
以為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
以謀謨於內者 主諒其忠經營於外者民被其
澤未滿七旬之年暫為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興
天顧奪之何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令
儀為世道惜

李啓明像贊

晉人之風度唐人之詩句寄性情於物表得興味

於天趣結詩社之侶人知其託史筆於少陵詰醫
壘之戎抑孰知其假相業於俞跗也邪

耿少宰像贊

崧高之秀溫洛之清挺生人傑為國之禎家傳
之學韋氏玄成廷對之策漢室董生蚤績學於
中秘研窮百氏繼掌教於國學樂育群英脩髯
廣穎鵠峙鸞停坦懷弘度日白天青噫如此人物
天不苟生矧結九重之知馳四遠之名天將使
其持鈞軸秉權衡用所造就之人才以分釐天下
之政務以徧福海內之生靈

李二尹五區像贊

儼乎其貌望之而知其有道也溫乎其色視之而
知其有德也即其事以求其真因其外而察其內
磔肉好之無假絲經緯之無類斯人也昔嘗哦兩
松之間今則憇五柳之陰靜觀其像默識其心允
矣君子如玉如金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凜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
之操而不絕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遠觀物表
闊步山中矢口成章而不繡其聲悅坦懷待物而

不露其其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之素封斂
用世之志而即家以為政廣田心之孝而教子以
盡忠既介而通亦嗇而豐耿耿其衷于其容斯
人也其平心率物之陳仲子邪其謹身整俗之繆
豫公邪

蕭閣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潛不見先生者
二十有三年矣歲丙午先生孫僕以畫像見示
蓋先生在翰林時所寫者潛老門生也瞻仰遺
容不勝感愴乃命工重為裝楷焚香端拜為之

贊曰

庾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為天下師泰山出
雲以兩天下既霽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
麗天光燭九土輝映三垣載思古人疇其肖似吳
興道德南豐誥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
舍可以藏天勝於人事久終定世有公言帝有
成命遺留者像漸畫者身耿耿之天終古常有

黃潤玉先生畫像贊

今人冠服古人心志游刃仕途行古人之所常行
鈞玄理窟味今人之所不味嗜道如啖蔗而漸入

佳境求道如入海而蒐取珍異補先儒遺漏之註
箋老氏道德之言力學而直探其奧突養生而高
慕乎虛玄契函三之妙理享近百之高年殆昔人
所謂吏而隱儒而僊者邪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 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
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為汲長孺在宋為
包希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 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大司寇何公廷秀像贊

淵乎如泉介乎如石百鍊從華之金四圭內所
璧不激不隨有學有識孜孜乎存為 國之心侃
侃乎正立朝之色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聳之峯亭亭
晚翠之松鬱鬱景變情遷而閱於目者孔多憂深
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精而潤之斂鋒銛而
出向之雄辯者發而為容嗟向之深情者形而為
哀恤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為物屈而為理屈將
無同於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回視

昔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廟堂之密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邪

謝大韶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嶇也朗然其白匪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行覩其容而見其心其為器也肉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颯颯乎鳴世之音文不離乎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平地之雷位六卿而雨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立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也斯世不

可得而見已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而魯國之禽

自贊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為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深淺邪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寡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

淺中之樂限於地善固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決
不敢以少作由百世之下雖末由歸古聖賢之途
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厠今士夫之末

謂其為我邪而我又在此謂之非我邪則又酷我
類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為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
不可久恃顧乃丹青是資統素是寄雖曰不是而
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
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有意徒得其
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真至雖然氣體之真有
時而歸之造物畫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人

有見之者尚曰此瓊山之丘仲深氏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
以能覺蓋黯黯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
支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慶廓
噫奮自嶺海登乎館閣雖不能為一世之人龍敢
自咤為一方之鷄鶴方之於八固不能如求之於
已亦足以自樂也已夫

魁字贊贈丁未狀元費宏

維人之魁應天之星卓爾不群大志夙成游學者
三載潛心乎六經甫芳齡之二十年大對之三

千袞然舉首領袖群仙百年魁選最為少年噫一
天之星惟魁在斗一榜之士所重惟元匪徒蜚英
騰茂以著聲實於一世尚期弘文輔治以建功業
於萬年

魁字贊贈會元梁儲

斗中有魁為星之宗人中之魁乃文之雄士超其
群如魁在斗萬象森羅獨為之首爰有奇士領海
之英魁天下士於昭 文明太學賢關英才化萃
表以魁名用勵多士

劉廉憲像贊

漢公何人長沙定王之裔忠愍學士之子世承家
學之春秋選讀 禁儲之書史其人如玉其心如
水其持憲也霜雖肅而不殺其提學也車所歷而
成軌欽施為不盡之才猷享受用無窮之清美巨
艦師而抵岸大樾蔭而覆趾我觀其像讚歎忻喜
恍平生之故人乃居然而覲止不言而心已喻相
對而情無已何時迂歸老之車數日留養高之里

歐陽鵬父像贊

貌如其心年稱其德所行皆口之言所食必身之
力有所守而不物於物隨所寓而自適其適生而

順焉而為人之當為老而安焉而佚天之所佚斯人也蓋一鄉之所謂大老天將壽之於家塾里社之間而平格者邪

符運判像贊

厥像誰某曰吾老友制行罔頗存心不苟即之者如挹春陽親之者如飲醇酎情樸而真交敬而久兩知僻邑人得慈母德惠洽於民心善政播于人口煬者見之不避神巫見之不走茲主義以幹利殆折衡而剖斗睠予交於黃叻今皆成乎白首行謝事于官家共倘祥乎農畝

梅峯先生贊

梅為百花之魁人為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水而自清觀厥貌肖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李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視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則易自畫則難自非蓄面于心焉能注神于顏老友質夫墨妙逼真泛而貌物之似斂而聚已之神手澤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永慨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為關西清白之胄源源世澤之
長濯濯儒林之秀早含芳而咀華遂蜚英而騰茂
發龍光射斗之鋒銜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
國倚之以為屏翰家賴之以為堂構其尚朝兢夕
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者邪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髯脩然置之丹崖碧水之間人望之
以為遺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廈之上人擬之以為
輔世之賢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

地樂其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
度嶽出河漢水天一色瀑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其水其丘一琴一鶴挺手鄒
林之材渾乎荆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
岩廊顧乃置其身於岩壑

無心石贊

雲行于天其根在地既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
世惟此雲根溫潤峭厲硜硜立辨之聲岩岩具瞻
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予名之曰無心夫豈無

意歟

周僧官贊

貌癯而清行勤而苦味蔬筍以代膏粱被緘衣而
舍簪組叢林仰其志之孤高大衆服其心之公溥
拈花鹿苑契空相於無言豎拂猊牀斂機鋒於不
語飄飄然虛空無礙之遊雲霞露色去界有情之
甘雨靈道以心與物
錄之即旨震雷
賢為寶利開山之祖
年滿宗風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真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
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
抵掌笑談之頃感額憂息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
文為人則直為吏則循不孑孑以立義不煦煦以
為仁其平生之志嚶嚶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
則親為古之人矣真作古之人矣噫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一終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二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哀辭

監察御史伍君哀辭

予友安成伍君體馴為監察御史按治于閩感瘴
厲得疾既代歸抱疾者踰年迹不起於乎悲哉初
盜起汀之上杭劫掠居民凡數月君始受按治命
道次建寧聞盜勢益熾恐其將至於不可制不之
會府亟單車走盜所趣三司來會君慨然以平賊

安民為己任講求方略振作士氣且撫且捕誓以
賊平為期躬抵賊壘諭以禍福親冒矢石以指麾
將卒飲食起居恒於瘴癘中弗卹也事甫定而君
代還竟坐瘴癘以死於乎君乎死一身而生千萬
人身以易萬君死且不朽矣所可嘆者天道之
不可曉耳夫人之於人心志不同趣向各異疾之
忌之害之固其宜也若夫天地以生人為心無所
偏好惡者也然天之於人則以陰陽寒暑之氣以
沴之地之於人則以霧露瘴癘之毒以中之其沴
之中之皆惡人也亦足以見其福善禍淫之有

顯道焉耳以今觀之則殊有不然者於乎彼都高
官受重托偃然高自標榜視生民之魚肉于異類
曾不一動念方且厚自奉養以相娛樂甚又馘齊
民叙戰功奏勞動以攘國家之爵祿若人也亦
常出入霧露瘴癘之中而不能乎陰陽寒暑之
氣之外况其地其民又數倍於茲者乎然不徒不
得禍而且得厚福茲尤理之不可曉之大者也體
馴吾平生故人質直而剛毅行事之善固不止此
此其心事之大者予恐其不終白於世也為辭以
哀之辭曰已矣哉孰不死乎君之死乎乃為國而

為民福兮禍兮未必以其類兮吾將收淚以問諸
蒼蒼之天噫

劉生哀辭

羊城劉明遠有弟曰鏞字廷和謹敏之士也曩予
倦游金陵時明遠丞江東驛數相往還明遠每為
予言其弟之為人時出其所寓書及畫見示予愛
其字畫溫潤興趣幽遠嘆羨不已明遠曰子見其
迹爾未見其形也其為人能使人愛者不但書與
畫也自後予來官翰林明遠亦謝事南歸不通問
者久之歲壬午秋林撫軍以善忽謂予曰明遠之

弟鏞以限年例起至翼日當趨謁至日有扣予門
者急出候之意必鏞也及見之其風度殊不似明
遠心疑其非詢其姓名乃知其明遠弟者蓋明遠
瀟洒俊逸而鏞溫雅謹飭二人者不相類如世人
論陳遵張竦者然自是予退朝暇鏞相過談論終
日多可取者偶十數日不相見陳評事夢祥蹙額
謂予曰劉廷和死矣予聞之且信且疑信之者以
夢祥非妄語人也疑之者以鏞無天死之理且不
忍言其死也鏞體貌端厚心地坦夷而又謹慎和
緩無一可死者而今乃遽死豈非其命哉鏞志

雅好學徒以工於書翰當道者有所製作非鏞書
不愜意遂分其功於筆墨間不得專事舉子業以
故久在學校中然他人如鏞者往往因而致富亦
或假以發身而鏞祕重不洩雖出入藩臬間未嘗
稍干以私故上下咸加敬重無非議之者嗚呼鏞
所以得人愛者其在此乎書畫特其一藝耳惟生
而可愛者多故死而入哀之者甚矧其年僅四十
有一無子而死死又在逆旅中殞歛之具不能一
一備是尤重可哀也凡與鏞有一面雅者莫不為
之哀傷不已則為其兄者其哀又當何如也用是

為之辭以慰明遠云辭曰嗟爾鏞兮命胡厄邪一
太學生豈顯位兮乃不得邪家居四十年顧無恙
兮入京幾何時而遽沒邪彼富貴光榮老於祿位
兮果何德邪嗟爾鏞兮夫何至此極邪豈蒼蒼者
於人之賢否善惡恬不別兮而壽夭貴賤惟所值
邪噫天不可問理不可質吾惟寫之以辭以抒其
兄之哀臆也噫

陳莊靖公京辭

我

太宗皇帝始簡儒臣入
以閣司王言遂預機密

故事非負宿望通經術有文藝者弗得與
列聖相承率用翰林儒臣為之其選至嚴也一時
臺省臣僚雖有奇才異能亦皆安然遜避不敢萌
毫髮覬覦意近世乃有以攀援來自他塗者於館
閣故事多有所史革幸而聚齋先生由宮端復歸
禁林稍稍復其故衆方欣幸之而先生不幸以歲
戊子四月丁巳薨於位於乎惜哉衆皆為辭哀之
予亦附其後辭曰我我禁林距天尺咫地密勿代
王出言居帝左右預機密匪徒用文實以道德任
輔弼古相之權隱然寓中泯其迹默契潛孚啓沃

五人化八極百僚具瞻禮接情通不赫赫匪德匪
望匪有文學曷以入惟公挺秀生自廬陵忠節城
高科盛名造屬史館任方伯

英皇當宁侍講經帙多啓迪簡在

帝心復位之初首詢及起自外藩入長 宮端率

群職進握樞機寵以嘉名進清秩領袖群仙闡明
經訓正史筆衆方翹翹期以壽考永終吉天不憖
遺一疾弗瘳遽終畢訃音四聞 九重震悼衆於
邑矧在官聯清言光範日延挹曷寓我哀效古陳
詞寫胸臆

封檢討邢公哀辭

襄陵邢公既卒訃至 京師公卿大夫士凡識公
一面及與其子檢討君交者咸齎咨涕淚如喪其
親戚者然瓊山丘濬言于衆曰噫天胡奪公速耶
蓋不為斯世少留留一日則一日益於人天胡奪
公速耶噫或者曰古稱七十為稀年公今春秋七
十有八矣且及見檢討君卓卓顯庸如是而又蒙
朝廷褒封之典幾十年于茲死固其時矣豈得為
速乎哉濬曰不然今夫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
善之人隱則壞人之風俗仕則壞人之紀綱生一

日則為害一日是以其生世也則雖一日人固已
厭其久矣若夫善人之在世也在一家則福一家
在一鄉則福一鄉在一國則福一國世不可一日
少焉者也然天生斯人也恒不多間而有之孰不
欲其閔世而久生哉如公者所謂善人者非邪公
雖不為祿仕然居汾之濱汾濱之人環所居而薰
德以化者父無悖子夫無違婦兄無不恭之弟老
有養少有業治生以時繇賦不後期世或比之漢
王彥方唐元魯山云假令二子者至今猶存可也
公壽止於七十八年尚得為多乎哉謂天奪公速

也固宜聞濟言者然者半否者半乃放汨為詞曰
吁嗟乎公兮匪今之人毓天和兮涵氣淳安貞
則兮茹道真不詡詡兮人自親又卑卑兮德愈
尊吁嗟乎公兮匪今之人世不可以久有兮終
歸于天夫茫茫不可問兮孰測其然形色已逝
兮不亡者存道之顯兮不必以身名之壽兮不
專以年吁嗟乎公兮匪今之人兮乃古之民

蘭湖先生哀辭

嗚呼科舉興而草澤無逸儒儒之書如五經四書
非不盛行於時然而孜孜講究者惟用於文詞以

假途榮宦不仕而能究心於聖賢之學者蓋亦鮮
矣若蘭湖先生夏良輔者豈非世之絕無而僅有
者歟先生名相餘姚人宋文莊公竦裔孫生而天
資近道年十六七即慨然有志於孔孟之學年益
長於道若有所得謂學孔孟者當自朱子始朱子
平生著述雖多其大且要者論孟集註庸學章句
或問四書而小學一書又所以立大學之基本也
其言明白雅馴初非難曉者而初學之士或不能
以的然無疑也於是本先儒之說而附以己意文
以淺近之言名曰四書小學便覽或為之梓行予

得而觀之嘆曰草澤之中科舉之外世乃有斯人
耶後獲與其從子刑科給事中時孟寅同舉進士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孟寅每為予言先生之為人
凡其居家庭處鄉黨所言所行可稱述者非一又
知先生於聖賢之書不但訓其義說其理而已於
是益嘆世之如先生者何其少也未幾時而先生
捐館舍矣於乎而今而後豈復有斯人哉乃為辭
以哀之辭曰

受元陽兮明以清承貞則兮順以寧儼古道者
在躬不汲汲兮利名世紛騖兮詞藻羗獨留心

兮聖經溯其源兮洙泗戒途兮紫陽之庭慨斯
世兮鮮儷冠玉蓉兮佩紫衡思其人兮何所虞
山峩峩兮舜江冷冷氣雖云散兮名弗可滅後
千祀兮其人如生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聞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為之
哀辭予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伊
川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
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意其必有不面而神
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

辭而為之詞詞曰

維少微之垂光兮千古之野有美一人兮隱居
其下葆醇熙兮服儒雅環里之人兮薰德以化
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湄兮以遊以冶水可
釣兮田可稼想流風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
嘏差胡為兮天不假生教于鄉兮沒祭于社嗟
若人之雖亡兮中有存者

方母江孺人哀辭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蓋女正位乎
內事在饋食之間有非固不可有儀亦不可也

世教不明陰德不立婦人女子往往以善幹濟能
奇巧工辭翰為賢嗚呼茲豈所謂柔順中正之道
也哉予於今弋陽方先生之母江孺人有感焉孺
人平生足跡未嘗踰闕外卒年六十有八卒之日
近而族姻遠而鄉邑聞者莫不哀之求其所以感
人而來其哀者卒無一事可指言賢哉孺人其所
以感人深而致哀者衆故以無事可言歟予用是
為辭以哀之詞曰

葆貞則兮循天經陰幽坤從兮維德之恒篤孝
養兮慎嘗烝幕酒漿兮五飯是精相夫成德兮

于名以成壺彞肅兮家道攸寧賢哉孺人兮無
所能兮斯其能琰非不知音兮德則匪馨照非
不工言兮心則匪貞彼之矜兮吾之憎也彼之
能兮吾之輕也賢哉孺人女中之禎也曰于哀
而寫之以詞兮匪直以紓孝子之情也庶表中
庸之道兮以為閨門之準繩也不可亡者苟有
知兮諒亦識予言於冥冥也

大司寇劉公哀辭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書萬安劉公薨
于京師里第

天子震悼下自公卿大夫士庶人聞者嘆息吊者
盡哀如喪其私親然嗚呼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
者豈無其故哉公濟殿試讀卷官也公每與人
言及濟恒見惜之固不敢謂公為知己然已不敢
謂非已知也方公在位時濟未嘗一造門下及公
以疾得告方一造拜而公已不能起矣嗚呼惜哉
雖然濟之所以不亟拜謁者非簡公也不敢以衆
人待公也則於公之薨也又安敢以衆人哀公者
哀公哉於是乎形諸辭以聲吾哀辭曰
天之生公兮非為劉宗

帝之用公兮非以華公之躬豐年而豫儲峙兮以
待荒凶陸居而具舟楫兮以備濤風朝有正人兮
孰敢喻我以發蒙國有仁賢兮孰敢謂其虛空衆
喁喁以俟望兮方 眷注之日隆何一疾之弗起
兮嗑物化以長終天之意竟不可知兮羗欲問之
而無從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兮非止為公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二終

功空人之國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於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靈而難惑天日一旦開明曖昧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剛雷雨霽作解之澤仆者以起凝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既坦然明白嗚呼一自先生正容易箒七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阡乎岌岌講經者穿穴於大道之旁摛辭者雕刻壞其本然之質道德分裂鬼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息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之如昨緬儀刑而不惑心常

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以歸省道經貴邑具
一辨之心香洒兩行之清泣曩守制以南還拘於
禮而未克茲免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戚望佳城
而致奠報殊知於萬一伏惟尚享

祭韓都御史文

嗚呼自古及今人材之生曰德曰才為賢為能位
皆隨時而可致望非積久則不成所謂望者必由
歲月之積累夫豈旦夕之經營良以 國家用之
而屢著其效遠近聞之而皆識其名如久旱之雨
望之而知其為澤如積陰之星人見之而知其

心情其處也如在山之虎豹其出也如逐雀之鷗
鷹用之固足以成天下之事不用亦足以繫遠近
之情泛觀一世斯人無幾公其庶乎今又已矣公
年弱冠即振風紀僅及立年遽摠憲體首按江西
令行禁止如霜之嚴如風之靡再殿嶺南民安盜
弭如防斯遏如水既沉禁革之政在江人口耳保
障之惠淪廣人肌髓聞之者膽懾見之者氣餒轟
轟然於一世之依阿昭昭乎於衆人之譎詭以此
致譽亦以此致毀喜固以此怒亦以此嗚呼自古
聖賢亦或如此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天乎天乎盍

緩公死才之生也固不易哉望之成也尤為難尔
已而已而九原莫起更幾何年有此英偉嗚呼哀
哉哀哀曷已哀雖衆同痛實切已因令子歸緘辭
千里英英之靈庶其鑒只尚享

祭邢都御史文

惟兄與我同生海外俱以文科北來出仕聯登
朝籍益敦鄉契同於一月之間並命超陞顯位兄
為都憲我為學士大馳朝野之聲增重鄉邦之
氣兄先我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得遂歸老
計憶惟祭已之別至今僅及十歲前年之秋

肯憊無鬼之論負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筆序以為
志史為徵之顯者庶其永傳於世於戲瀛渤之間
幾崖之地山川清淑物類華麗幾千萬年秀氣始
萃生我與兄蓋亦無愧兄今已矣我獨後遊既不
能執紼以送又不克傾觴而酌舉首天南望風洒
淚緘詞萬里命子代祭曰神交以心通諒死生之
靡異嗚呼哀哉尚享

祭周庭參編脩文

嗟嗟庭參謂君不壽耶則已年踰四旬方之顏子

固為過矣謂君為不貴耶則官居七品方之王令
固為多矣所可恨者七旬之父垂老六尺之孤尚
稚學已優而未得可行之位以濟時道已明而未
成一家之言以傳世善人命薄從古則然彼哉何
脩富貴長年豈見德於人者顧得罪於上天天道
茫昧無從質焉嗟嗟庭參奈何考其平生樂
少苦多雕肝鏤腸以為文章特施之於風雲花
草未克用於清廟明堂矩行規步以端操履特稱
之於親舊僚友未見知于秉鈞當哀嗚呼士之不
也乃士之常今雖未達後尚可望惟未下壽而遽

短而若長百歲亦死何以較量某生嶺南君居
西均擢鄉魁均游虎闈繼入翰林又為僚友每聞
君言如飲醇酒觀君之持守在重步履舒徐恒私
心之竊念是皆壽考之符豈意以游言之故遂歛
恨以長殂嗚呼哀哉嗟嗟庭參何至於斯天耶人
耶尚忍言之河水既解旅櫬載歸臨行致奠齎吞
涕盡尚享

祭吏部 楊公文

嗚呼先生人中之鳳文中之虎其人則今其道則

古一家之父子兄弟濟美聯芳一世之經學文名
蜚聲獨步屢紬金匱之書專掌玉堂之署擢貳天
官之卿兼處 宮端之副於德可謂不孤所志允
為無負所惜者澤未洽於黔黎 恩將推於祖父
前朝之史垂成 當守之眷方注胡一疾而不起
動四遠之哀慕喪我良朋居然寡助幸而後死行
將歸去率僚屬以酌一觴表平生之衷悵尚享

祭姚江戚編脩文湍墓文

嗚呼文湍剛勁之資豪放之氣高誼激切直上薄
於雲天巨眼空闊每下視夫塵世九衆人之嗜

不足以動其心舉一世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於
人之惡雖若不容於人之善未嘗有甚時發驚
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有罵座之狂毀譽皆有所
試醉言無異於醒面質不遠於背有曠世嫉邪之
心有身往敢為之志嗚呼文湍如君之為人殆古
所謂陽必剛剛則必明而異夫陰必柔柔則必晦
者邪僕也於君若有夙契特於衆人之中假以一
頭之地始落落而難合終惻惻以交勵柰何用之
不盡期而未遂命與心遠中道而逝老我後死餘
二十稔孰知冥漠之魂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

舟次江滋臺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
期使知迴避旣而果如所言幸免顛躓嗚呼文湍
人傳君之為神泣胥濤而享祀即今所至而徵之
無乃燕司夫江湖之事原其神之所以有靈政自
由其心之無愧氣之聚也旣落落其不凡氣之散
也尚昭昭乎不昧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其死也
乃見錄於上帝嗚呼文湍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
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為期刑鷄犬而設警腰
首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軋則相忌
對面如九疑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火炎炎於顯

顯之時水清清於窮困之際半臂終解遇諸途
轉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即膽口以刺過門不
入室又為操戈之舉落弁不援手忍施下石之計
親其身也違卹况伉儷乎生為人也尚然况下世
乎文湍始終無二心生死同一致不忝為聰明正
直之神真可謂英邁傑特之士緬想舊游同人廣
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即平生之素好用
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
淚具別紙以焚化就宿草而澆酌伏惟英魂如在
來鑒於是不鄙人世之凡言特歆御醒之醇味嗚

呼痛哉尚享

祭袁秉中太守文

嗚呼表兄不相見者踰二十年變而莫親中心懸
懸意其後會猶或可冀豈期一朝溘焉長逝自茲
以往再無見時念我年之亦老尚地下之是期念
惟戊辰之春始見兄於京師一見之頃即如素知
亶心期之妙契恒跬步以追隨幸而同官于朝朝
夕相與期白首以周旋日聯翩乎 朝著既而兄
出守梧我送以賦謂不久而造歸庶全交於未路
去知暫別之年即是永訣之日追想平生音容

其過游從之地輒興思想之心念念不已戀戀
至今爰因哭兄之死遂爾惜兄之生有才而不盡
用有志而不盡行彼哉為卿為相夫豈盡其才能
兄僅終于四品專守乎一城况晚年之遺疾乃昏
迷于物情嗚呼尚忍言哉言之何及揮淚寫辭中
心於邑緘辭萬里表我交情哀哉哀哉袁兄袁兄
尚享

祭韓都御史父文

於乎公吳產也在昔之吳有希文氏偉公之子庶
其肖似公韓宗也在昔之韓有安陽公偉公之嗣

殆將無同德自己積而不自施施以其子克大有
為入振朝綱出安邊圉凡子所為何者非父嗟我
嶺表既仆而起孰主張是曰公之子天不人奪
公何驟豈韓宗之不幸實廣民之寡祐墨衰耶戎
古禮所假報國安民孝之大者喁喁廣人籲天
無從我為寓辭希助於公靈兮不昧鑒此情悰尚
享

祭同年杜侍郎文

嗟我同年三百五十閱四十春十不存一遺我五
稿祿未歸幸公佚老居于近畿耆年宿德老而

壯音問時通慰情尚公今已矣同道益孤儻
刑在目涕泗漣如惟公弘量如陂之澤惟公坦懷
如玉之潤外游方岳化宣仁流內侍朝署著績
揚休嚮用方切奉身遽退優游晚節身全名遂交
游之情哀痛曷勝緘辭千里用表平生

祭錦山親家韓公文

惟公系出安陽為古名臣之裔世德相承引而勿
替居于文邑為今鄉人之冠族屬相望統而不散
公承諸父之後為族人表翛然如衆羽中之白鶴
煥然為群芳中之朱草有德有義有仁有禮一言

之出惟恐傷人跬步之行不敢越禮衆方獻巧爭
妍公獨守前人之遺軌衆方誇多闡靡公獨敦平
生之素履外物之來視之漠然橫逆之加受之而
已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務責人而務責己紛然
流俗中卓尔古君子回視世之欺世盜名之徒有
愧於公多矣不顯顯於步驟而自與古合不拘拘
於章句而自與道俱蓋得之於天資者有自然之
美見之於日用者皆自得之餘暴厲者耳其言而
心醉褊迫者目其容而氣舒方將賴之以為鄉邦
表率後人之範模何一疾而弗起遂溘然而

耶念此先祖與公先翁一時義聲並聞西東僕
蚤歲已託交公雖出處之異路而意氣之相同乎
今小子結姻名宗歸以孫女如蘿附松方期乞骸
於九重之上相與結社於萬山之中忽聞訃音
老淚霑曾爰緘辭於萬里寫哀慕之情悵言此有
據涕豈無從尚享

祭王時暉文

嗚呼時暉命止此耶天耶人耶孰所使耶人有常
言仁者必壽子之存心慈孝寬厚非仁者耶而天
竟弗祐人亦有言賢者必貴子之賦性孝友凱弟

非賢者耶而志竟莫遂頹子夫亡衆所共惜然其
後胤繩繩蟄蟄蔡邕無後時所共傷然在當時位
為中郎嗚呼時暉衆苦所鍾人得其一子乃兼逢
生非不逢時然萬物皆春一木獨神學非不如人
而衆皆昭昭我獨泯泯彼蒼者天至公無私何獨
於子乃反其施哀哉時暉痛哉時暉攻堅刻苦畢
竟何為速去鄉井久離親戚兢兢如處子不敢以
少肆汲汲如行旅未嘗以少息冀得九重之一
命為父母之先祭何除授之伊邇遽卧疾之弗
起也嗚呼一耕耘耨之勞猶既熟矣風雨是遭如舟

行險阻既過僅抵一岸忽遇風波有親在堂
望吉音吉音未至訃音忽臨他人猶悲至親曷任
興言及此孰不沾襟長途迢迢歸舟寥寥旅襯瀟
瀟遊魂飄飄寡妻羸僕添燈布帷故鄉千里歸去
何之某等交遊情好深至失我良朋群然興喟洒
淚為酒駕哀為文嗚呼時暉庶幾有聞

祭劉文羽醫士文

嗚呼文羽術足以起人之死而不能全已之生仁
足以已人之疾而不能延已之壽平生以仗義為
心而彼也乃以不義見疑平生以信友為常而終

也顧以輕信致咎百人愛之竟不能以有裨一人
惡之遂淪至於不救信此理之不足憑嘆天道之
莫可究嗟乎文羽人孰不死而汝之死也獨苦身
後無嗣世之兒堂前有垂白之母為善而獲惡報
好義而以利終諒此心之耿耿抱永恨於無窮已
乎已乎何嗟及矣日月不居歲云易矣哀我良朋
今何適矣疾疫之嬰誰以問診予藥餌之用予將為
需凡我鄉人及我僚友之及子之惠既多且久死者
不作生者哀思念茲在茲曷有已時季也扶柩歸
丘首丘奠此一觴永別千秋尚享

祭外祖母陳氏墓文

我外祖母女中丈夫懷仁施義憐貧恤孤嗟我兄
弟幼稚喪父我母守節教育撫哺賴我祖母扶助
居多一心愛念兩手撫摩於諸孫中恩意獨厚慮
我或飢憫我何瘦我性非劣食欲偏僻百計調膈
取我之適恒對衆言此子非常術士談命論必顯
揚我游學宮歲時資給我游京師蚤夜思憶聞我
成名喜色津津寄衣未達訃音遠聞百年欠六死
無遺憾所可憾者不得我見病不嘗藥歛不臨棺
恩德如天欲報之難萬里未歸不見我母祖母既

亡又喪兩舅五內分裂衆恨未叢天平天平欲問
無從重到王村少曾嬉處室廬維新山田如故滿
目幼稚不見至親邈初別時今二十春哀哉痛哉
我心如醋慈容何在舉頭見墓宿草青芊哀虫號
鳴視不可見呼不聞麈般酒滿前徒供奠食哀哉
痛哉此恨固極尚享

祭故舅父西疇居士李公墓文

嗟我舅氏里中之師有疑必問有事必咨心公性
直不容偏私槩我諸舅乞為白眉於諸甥中獨見
可愛我敬我遠大是期某有今日乃預見知

相之春帖曾題我母寡居實賴扶持人皆有舅
如我舅稀我別二十年萬里未歸不見我舅我心
孔悲躬臨墓域書名立碑酌此一觴寓我哀思尚
享

祭故舅父用潭處士李公墓文

我母兄弟惟舅最幼母於衆中最愛我舅舅於諸
姊我母最親推愛及我兄弟二人某今成立舅與
有力一朝榮貴敢忘大德立碑墓前表我哀思尊
靈不昧監此忱辭尚享

祭先兄文

嗟我與兄幼年失怙賴祖鞠育未幾亦故母氏寡
居門戶單薄世情澆漓生理蕭索宗祀所繫在我
二人如鳥兩翼如車兩輪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我
不可無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我出而仕兄守
居內外相資彼此相須母老而病賴兄侍奉無內
顧憂得以效用兄營家業弟顯祖宗基構日固地
望益崇母也云亡我歸自京不見我母幸哉有兄
別幾廿載始復相見同處四年又復分散惟我兄
弟同心協力餘四十年始有今日方期掛冠同樂
况歲不意訃音倏然而至病不待藥卒不拊棺

弟別何無一言聞臨終時亟呼我子意欲有言
囑付於弟口不能言意已可知我心默喻敢不遵
依年近六十亦不為天所可恨者子姪俱小九原
之下見祖與考為道汝弟不負所教昔與兄期早
歸故里今兄既逝弟歸何倚勉盡職業未即云歸
惟子與姪成立是期兄弟二人一氣分形死者非
死生者非生人孰不死有後有先異時地下期無
覩頻嗚呼我祖我父世惟一身至我兄弟乃有二
人今姪與子又加以倍宗祀有承身後有繼兄雖
亡矣有存者焉彼哉負我付之蒼天弟身繫此心

已遂馳緘辭萬里以爲悲思南望長號肝裂骨摧
哀哉痛哉再無見期

祭亡嫂沙氏墓文

兄弟蚤孤家道中替助母持家嫂與其力胡方就
緒遽尔見遺僅覩其成不享其有某叨官中朝十
有八年萬里未歸不見我嫂田廬日拓孰云無功
姪子滿前誰哉遺體莫報厚德敬酌一觴尚享

祭亡妻贈孺人金氏墓文

嗚呼孺人歸我六年歡會日少離別居多昔我未
遇汝同其苦今我成名汝所慰安在幸荷 朝廷

用此慰汝於冥漠庶幾少報其平生自汝死別二

龍章璀璨

天語褒

十一年我之此心恒如一日不以生而忘死不以
貴而忽賤汝靈不昧諒察我心尚享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清粹之資不宜
死也帝降汝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
傷乎物不宜死也學方進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
不宜死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傳於汝不
可死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可死也父已老而

重汝以養不可死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死也
也不可死而死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詰
天不可謀命不可必靜言思之我心如刺想汝平
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過弟兄
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兮既
亡弟也隨歿一雙愛刃併割我腸我猶云可汝父
可傷有屋渠渠誰其與居有田哶哶誰其留畬空
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呼鼎乎汝其忍棄
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情切
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覩汝今也汝

亦繼亡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
不能臨壙以盡我情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
乎尚鑒此哉

祭友人王時蘊文

嗚呼時蘊可哀也哉人誰不性天之理而汝之性
也獨良人誰不享天之年而汝之年也獨短天乎
天乎何豐于前何嗇于後既嗇其年又何必豐之
以性乎天乎天乎茫乎是誠有不可曉也嗚呼時
蘊可傷也哉吾之與子情誼之篤蓋自出襁褓時
已然矣豈泛泛相逢詡詡相逐者耶昔我之京子

病在床不克臨別迨我之京聞子有進不勝其喜
今我歸失子安在我青青之衿濟濟之多交游如
故子獨何之嗚呼時蘊可悼也我有母在堂有儲
其首老者無恙壯者顧不存乎嗚呼時蘊可憫也
我汝與乃兄如車兩輪既少其一豈不杌隉乎嗚
呼時蘊可惜也我吾之母視子之母吾之兄視子
之兄我非木石寧不惕然于心乎敬酌一尊以篤
我哀嗚呼時蘊尚享也哉

祭劉尚質太宇文

嗚呼尚質其止如是而已乎子之交游徧滿朝市

心相契者誰為子謀泛相與者乃為子累彼其蟻
子以卑汚之名擠子於瘴癘之地固人所為也若
夫未老而行動顛躓既退而神思昏晦一疾而遂
至於齋志以斃此亦人為乎我子無所歸咎而歸
之莫之致而至也已矣爰自予來京師因假館
而交契通家往來喻四十歲感令堂之眷顧與
鄉親而無異地下相逢煩致予意謂老妻睽離已
久小兒夭亡相繼朋儕凋謝無多予亦無心於斯
世况年長於子一旬有四老者幸存壯者顧逝俯
仰今昔中心如刺酌此薄觴侑以老淚嗚呼哀哉

尚饗

祭西昌尹閣老乃尊文

惟公稟仁厚性承德善基積而未發幾世于茲厥
考肇端雖出弗施綽綽令子大肆于為 天恩家
慶萃于一時公收其效坐而享之既都榮名復膺
遐壽冠綬之華祿養之厚渠渠夏屋肯堂肯構昉
昉原田千百其耦孫枝滿前既繁且秀平生心事
咸遂而有生兮有光浚也不朽葬祭兼蒙 誥勅
兩受得一為難矧乃多又名全福備滿願而歸鄉
問之間如公者誰其與令子道義相期視公如父

世計孔悲末由執紼南望齋咨髮髯目中見其容
儀曷以寫哀千里緘辭

祭封尚書劉公文

惟公身兼天下之達尊德為天下之大老年齊上
壽為人世之祥瑞子成六名為 朝著之儀表享
天全福為 國生材存順歿寧生榮死哀人生至
此無餘憾矣愛之歆生心無窮已披淚致辭以寓
哀只尚 嚮

祭張太守文

嗚呼德潤乃至是邪方其進也予期君以大用微
以常理謂其必得既而不果遂道其退也予期君
以遐年謂不得於彼必得於此今也又不遂嗚呼
德潤予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
矣茲聞訃音慘然興喟因令予之歸守制也寓以
炷香表予至意嗚呼哀哉

祭太夫人余氏文

惟靈女德之專婦道之全為鄉邦立謨範為
國家毓英賢無忝乎為人於世是宜其荷
寵於天訃音四聞莫不哀慙某忝與令子交好有

辭千里用告

几筵伏惟

尚嚮

祭祖文二首

濟遠承 祖廕不墜世業叨蒙 國恩擢進士第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於本年
五月初九日欽蒙 聖旨親除編修品居正七及
錫綠段一表裏並銀十兩凡此 恩榮皆由祖宗
積德所致其德行不逮養不勝風木之悲謹備酒
酌用伸告

濟叨由科甲選入翰林預修天下郡誌雖 君之
恩皆賴 祖宗積累之仁致有今日深恨祿不逮

養去家萬里歲時祭薦弗獲陪奉茲於京師寓舍
爰作 祖考訓科公祖妣柯孺人考慶士公神主
伏惟 尊靈是依是憑以亡妻金氏神主祔食謹
以牲醴式陳告祭尚嚮

生子祝文

伏念自祖父以來世嗣一人至某兄弟托賴 祖
庇俱受 朝命所乏者宗嗣耳茲以是年三月二
十六日巳時新婦吳氏生男又前故新婦金氏從
嫁勝女先於三月十四日亦生一男一日之間連
生兩男非 祖宗積善餘慶之所鍾何以得此某

具書告報母兄與姪孫月謹具庶羞恭伸
告以亡妻金氏祔食尚享

附尚書令姪告先文

某叨官于 朝三十四年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
乃於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特陞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又以進呈所撰大學衍義補書特
蒙 聖旨褒嘉賜寶銀幣命書坊刻行茲又以纂
修憲宗 皇帝實錄 勅充副總裁官是皆 祖
宗積善之餘慶也謹貽書遣姪陶融行祭告禮伏
惟 尚嚮

受尚書誥命令姪陶祭先文

某托 祖宗餘慶叨官于 朝以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欽蒙 聖恩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充國史副總裁纂修 憲宗皇帝實錄弘治三年九月三年秩滿 賜以寶鈔羊酒天官卿請給 誥命重蒙 聖恩贈 祖暨考為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贈 祖妣暨妣為二品夫人妻室金氏亦贈夫人已於官舍以所 賜羊酒祭 告其 誥命尚未頒給待濟明年纂修畢事乞 恩休致捧回焚黃謹具書附回令姪陶勣備牲醴告知伏惟尚鑒

入閣令姪告祠堂文

某奉 敕纂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弘治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進呈欽蒙 聖恩陞太子太保仍兼禮部尚書 賜以花銀羅段表裏共七副濟以久違桑梓年踰七旬三次上章乞身歸老不蒙 俞允迄於十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敕仍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 內閣辦事此仕宦之極品人生之大榮即古宰相之職也嶺海以南自古少有自非祖宗積德累仁何以得此濟極奉 恩命中心惻然蓋以既孤而得厚不逮養親臨老而居要

官莫能報 上在家鄉雖不能無喜於忠孝則惟
恐有虧喜極悲生感深涕墮謹備牲醴設位于官
舍用伸告祭伏惟 尚嚮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三終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四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濟仲深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
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為湘陰
教諭始家焉母夢三問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
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
業大學選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為尚

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
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
公因奏公主使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筭生罪甘
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
公專部事為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 陛見公跪
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之僕從乞寬其
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縱行

上特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公初為部屬已為

上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
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
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
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
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既而上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
治之法公乃集共事官屬濱河吏民及凡諳曉水

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
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
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
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
傍有范家濱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
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
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牒以時啓閉每
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
成於民為便

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
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
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
部事

上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
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毋
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
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
中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
貨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直

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

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命公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

上德治之公即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入效用事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脩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命輔皇太孫周行鄉

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于郊以知兵事公所至隨
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
之諭并賜誥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

太祖實錄建文時脩多失其實永樂初再脩亦倉
卒未備命史臣重脩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脩未
及成而姚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
年春二月扈從 車駕巡北京十六年脩天下郡
志命公提調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勅召 皇太

身皇太孫于南京既啓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具傳

上旨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既至
入見

上門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說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
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
新復業者蠲所負詔行之十九年夏三殿災公上
疏極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
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群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

同科道官因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公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對曰僅及將

士之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公往視開平兵儲是
中入對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還賓聞懼自殺公至命頌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車駕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公官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

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
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
為太子少師班公右即進公少保仍兼前職兼食
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大臣當受
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
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
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公等至宸前賜銀章其
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

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命兼掌禮部事
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文曰正直蓋以旌公
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二區一在南京一在北
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
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群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仿表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蹇少師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
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為

列聖所委者故拍以為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口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

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榮首勸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閤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
勅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
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
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
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
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綏朕倚眷
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褒

公德量云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于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
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
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
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二
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管葬遣禮部尚書
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
瑄為尚寶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
將校咸往祭吊衛卒京民亦為流涕公性至孝少

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留二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少時曾受知于邑教史元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僦屋以居公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鬻以為贖谷庶人國于鄉郡有逆謀為蜀王所發

止疑郡人有預者公請以百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樂安州為同事者所譖公力為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城妖黨解袁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所謂陰德大量者公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為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閭闔歛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為後

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為監脩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于世云論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脩矣然非得夫股肱心膂之臣以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永哉公

初入仕時即為

太祖皇帝所知迨

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顯顯焉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者治莫先焉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曾之傳也歟昔

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况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為第一公其無愧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為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

長從吳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者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陞右布政使時有

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為多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夏有警廷議以為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為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

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百里屯軍千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出遂至遣將聚兵以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

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增立
砦堡雖非天險要為有據沉舊砦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勅沿邊將領各統
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領依山
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
牆仍乞 勅叅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
營架礮以為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為虜未出
套未可危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
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
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

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處
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
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
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
南陝右客兵班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
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
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
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統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比
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率範銅鉄為之款
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奏

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
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
以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
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
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癸巳公
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
綏公在延綏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 國初未
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
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
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

策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 一曰衛國
之計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
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
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
入皆從之行之至今人以為便是秋入 朝議事
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
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
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
岷州四簇生羌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
險隘自 國初指倥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

公羌人遠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捷
聞賜勅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西戎遭其剄血
之褒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嫌民以為病
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
化二年又西引滿河之水自大八頭起脩石碑以
啓閉搏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
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
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夫八頭
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
私之患入至今便之號為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

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
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為秦民之利過者思焉
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
子太保 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
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
下兵部議公以為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為本建州
乃羈縻邊衛

祖宗以來下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
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
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罪狀

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為公危既而相繼貶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恃有與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

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即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秋大同有倣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張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開田罷

中官俾歸給役宮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
言者時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
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
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
公即日出居兩處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
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
莫急於脩邊牆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效乞以是
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

三百二十里各為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
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
闊如之對角為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
殺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
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
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
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
遇倣即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
然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費萬命下如公所奏行
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

而造為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攬摭
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徃按之案卷明
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
家居未逾年漢起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付
致不許悉復舊所燕官未盡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猶命卧理部
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
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
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己酉歲二月二十二

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
謚肅敏公沉重簡默外去和緩內實嚴毅自為部
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
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
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
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
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
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大而灼
然在人口目者在脩邊墻一事其後又以上同宣

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
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
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
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遠者首稱韓范然公之事載
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
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
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脩延袤
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
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雖而葺之使毋
至廢壞則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六

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為補
之因阨塞之闕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
不為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
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
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
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為
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
經久者方始為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為之者
邊牆之脩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
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已之私而忘國計

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遂為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善畫為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遍即成誦甫成童從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會詔脩天下地志公充纂脩官書成賜名寔字通志有白金綵綺之賜即拜刑科給事中明年英廟復辟懲景泰舊事屢言官面授以名俾舉

劾公時與馬或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晡時有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逮呆者專伺百官過失每攜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呆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為心腹一切反呆所為每事以忠厚為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

以右武為事始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賾賄狼籍天下騷然李學士以為言達街之屢欲有所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訐究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為即攘臂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以其言有理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司集議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三

言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為切中蓋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見自

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遂廢因襲以為故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京師米價翔踊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緝捕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深於法者意公於法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雜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雖老於法者不過是乃大敬服尤留心獄事恒曰獄者人死生所繫蕪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

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為之理何用理
寺為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
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
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
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
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可疑某情可矜囚因
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
司官定計授畫俾各蒞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而
自居會府之行臺不輕舉動蓋以專往一方而他

方有事則有所不及濟以寬民力裕民食
財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
措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粟穀以石計者
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
江西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安庚子回任又明年
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得年四十
有九公性簡靜而慎交游止官故鄉故舊有以私
謁者輒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靜
虛翁家居者幾二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
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積號心

雪所著有心雪稿若干卷存于家子三人長麒壽
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論曰公生長京師有靜虛翁為之父年甫弱冠即
登甲第選入中秘讀人間未見書即與纂脩地志
之命書成授官近侍擢貳大理繼貳秋官殆其沒
也又有祭葬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百年所不
能得者而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素學
問持守之功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
百五十人選讀書中秘者二十有一人公年最少
發達最早仕不出其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登仕籍即端亨途未嘗一日齟齬而推二恩上封
其祖下廕其子而長子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
官二十有九年凡五轉官階所至有聲而人無異
議公之死可謂無憾矣年雖不甚長而名之在天
地間者則昭昭乎長不朽矣成化十
九年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四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四終